

子乃強名之曰道而老子著五千言未嘗言金丹者也弟子實蒙疑焉敢問何以。上陽子曰老子未嘗不言特不之顯題耳曰何謂也曰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是以後來稱之曰大道者此也古之聖人也或正言或方言或危言或寓言也是金丹也皆存於言之表而言之中乃合之而已矣奚可顯而言之者也曰老子之不顯言也千古之上固未有顯言者萬世之下復不可得。以言而顯之也世漸薄而人閉自非師旨寢不可以聞金丹之大道也曰昔者廣成子之授黃帝也廣成子曰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黃帝稽首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矣黃帝脩之鼎湖之舉騎龍上昇後之繼脩者多矣若傳豫

焉若錄圖子焉若務成巢由焉若善卷錫則焉若支邑郭叔焉若老彭騶夷焉且隱而深密者尤多老子者猶龍者也以道爲己也懼而料息也乃優游以存其道焉或出或隱非世人所能識量者也故自關令之八傳也黃石公出焉又五傳也河上公出焉又三傳也陰徐二真君出焉魏伯陽真人得之於徐也乃進易而作參同之書指出鉛汞砂銀而以傳于輔元天師也自張葛許吳之功成而鍾呂王劉之派接列仙相踵子傳序書皆明此金丹之道也天台紫陽悟真篇出金丹火候愈明我師緣督子復作金丹難問仙佛同源等書是金丹之道至此而大備矣世降人浮華而不實上士乃不一見又安足以語道哉上陽子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三

上陽子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四

陸十

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撰

脫胎去留

弟子復進曰敢問金丹之言脫胎者何也上陽子曰天機深遠未可猝聞弟子曰今而不言也夫時也者可乘而不可失此因緣時節之來者也今而不聞也非乘時之謂也曰將語乎汝若秘之焉夫先天地鉛汞之一合而歸于黃金室內是云金胎神室也却運火行符十月乃足是云男兒懷胎也曰胎完已後其功何如曰十月功足是聖胎已就也則移居上丹田保養之長大之一周二載則化爲陽神陽神出入去來無礙是云脫胎而去也曰是則此身抑有死壞耶曰難言也曰願師指示曰夫一切常人聞暗識汗其謂神仙既得道矣必合留形長生永居於世者矣此凡俗之說也仙與佛則不然曰敢問其方上陽子曰蓋有身則爲患仙者欲去其患也雖然仙道已成無所不可各隨所欲焉有白日而飛肉尸者黃帝之謂也有優游而住世者彭

祖之謂也。有受命而居天職者，天師之謂也。有或隱而或顯者，黃石公之謂也。有拔宅而上升者，旌陽之謂也。有示疾而終世者，重陽之謂也。有尸解而脫殼者，紫清之謂也。有入仕而匡世者，東方朔之謂也。各隨其所欲，初不拘於長生而住世也。曰：若是則飛升而居天職者，為上長生；為次尸解示疾，又其次也。曰：否？曰：願聞其畧。曰：子不聞之河上公乎？河上公之居于河濱也，聲聞于關文帝，車駕禮焉。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公毋毋昇于空中，曰：令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帝悟禮謝，遂授以老子章句，畢失所在。子抑聞之蘇公堤之說乎？宋有蘇雲卿者，乃管仲樂毅之流也。隱居豫章，張德遠薦以為相，高宗令其尋訪之。德遠奉命作書托守臣躬親稟請，及造其所，乃一人獨居茅舍，日以種園織履為生，得書不剝，許詣朝，其夕隱去。翌早守臣悉來

迎接，唯見請書留案，遺一詩云：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聞名達帝聰。自有時人貪富貴，莫將富貴污蘇公。後名其處曰蘇公堤。云：斯人也者，其列禦寇之流乎？其子陵之流乎？其范蠡之流乎？子不聞之列禦寇乎？列禦寇居鄭圃也，四十餘年人無識者。其始事壺丘子也，聞道而志不篤，復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相規以道，禦寇行之。九年乃能御風以行，子又不聞范蠡乎？范蠡之為越相也，一舉而滅吳，乃曰：功高不可以久處也，遂飄然遊于五湖。齊君聞其賢，往聘而相焉，曰：大名之下，不可以久居也，乃去之。易名更姓，稱陶朱公，將營財以養其老，忽遇濮上人，文子者，辛鈺附音字計然，授以長生之道，乃又曰：財者所以就事也，道成則無用財也。且財曰利，利能害人，如此則財不可以久積也。孰若吾身之多於財也？竟散其財而隱去，後修其道而仙焉。若此者，多不可以枚數也。噫！彼神仙之云為，豈世凡所能測之者哉？

三教一家

弟子曰：蒙師指示金丹之道，已敢問古之聖人立教分三師，乃合三教而歸一家。夫如是矣，道唯一乎？抑有三乎？上陽子曰：天下無二道也。昔者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老子曰：萬物得一以生，佛祖云：萬法歸一，是之謂三教之道。一者也。聖人無兩心，佛則云：明心見性，儒則云：正心誠意，道則云：澄其心而神自清，語殊而心同，是三教之道，惟一心而已。然所言心，却非肉團之心也。當知此心乃天地正中之心也。當知此心乃性命之原也。是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大道歌云：神是性，氣是命。達磨東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三教之道，皆當明性與命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六極教示云：日與月對陰與陽對，是三教之道，不出於陰陽二物之外也。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佛云：無上真實不二之門。是云三教各門而同歸者，也是以教雖分三，而道則一也。若言有二者，即非聖人之心也。後之所謂三教者，各指其門而不

能升其堂況欲入其室乎是以尊孔子者謂之儒雖讀其書而不知其性命之道也尊釋迦者謂之佛日拜其佛而不知屋裏之真佛也尊老子者謂之道日遊於中而不知金丹大道也是皆名而不實也其崇儒者是非今古皆毀佛老却不明孔子一貫之道是何物也其尚佛者口談禪機勤勞枯坐却不明寂上一乘之道是何物也其習老者燒湯朱汞弄盡傍門却不明金液還丹之道是何物也若知還丹之道而勤修之則謂之上仙若知一乘之道而勤脩之則謂之真佛若知一貫之道而勤脩之則謂之大聖人矣曰三教各門而道則一弟子敬受教矣而有一貫一乘金丹之道為異敢問其名之不同歟曰一貫即一乘也一乘即金丹也金丹即一貫也夫人皆稟陰陽二氣之全而生者也既稟陰陽二氣則必能變化矣物之久而成精松之久者茯苓魚之久而化龍草之腐者化螢而沉於人乎人也者為萬物之靈也人能久固其真也謂之真佛人能久存其神也謂之

神仙人能超凡而入聖也謂之上聖皆不離於性命皆不逃於陰陽而皆出入於中心總謂之金液還丹也是云聖人無兩心也曰上聖大賢已證高仙佛果其視下也一撮爾已禍福奚為乃謗道詆佛之人多有報之者何也曰否一切仙佛已成道矣或居天職或住世間以匡救劫運為心一切凡間萬寶供養百般布施立寺度僧寫經造塔奉迎佛骨音聲法事是皆無益論者亦欲正其所正爾抑又何罪焉但其辭峻又未得其道乃引古之是而證時之非不能濟事救時反成萋菲旋受其咎宜矣彼仙佛者美屑屑於是哉後來緇黃之流見其排斥之文以為詈已何其昧哉儒者見佛老之書不肯深明其道有可取者例言異端即肆詆毀以昭其名是又惑之甚也夫漢之賢子房為高乃從赤松子遊萬世之下無能及者唐之賢李白為首而號為謫仙宋之賢子瞻為亞而呼為坡仙者也以其教則毀之以為異端以其名則美稱而借重假使識得其道而為真仙真佛則孰云不

美乎見之偏者各不識羞故相毀也古之聖賢自相尊禮唯明是道而已矣今指佛老為揚墨差的多也況三教多儒名而墨行者亦多墨名而儒行者況仙佛乎上士至人唯求其道而棄其餘也故云天下無二道

世人皆得

弟子問曰古今之所以成仙作佛者貴富乎貧賤乎上陽子曰此莫得歷歷而盡也貴富也貧賤也皆可脩也若大路焉若旁蹊焉在人之行何如耳曰弟子敢問所以者何曰昔者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廣成子謂黃帝曰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返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天地為常黃帝修之騎龍上昇無上元君謂老子曰神丹入口壽無窮矣老子修之是大道祖後言金丹之道為黃老術不知聖人所傳乃金丹至道脩仙作佛之大事非術也是道也非得真師口傳安有天生

而自會者邪人但堅心求師無分富貴貧賤也是以老子為柱史彭祖為大夫仇生任叔呂望大師伯矩為卿士尹喜為關令辛旻崔瞿皆上大夫唐桑隱毗陵子休治漆園留侯帝者師四皓輔漢惠常生執鞭琴高執笏審封陶正方回問士輔先仕漢馬丹仕晉旌陽為令鍾離棄官許大雁僕純陽應舉海蟾帝君燕國之相棄富貴而脩行故有詩云拋離火院三千口屏棄門兵百萬家丹陽祖師富家者也兩試殿庭年四十五遇重陽翁乃指萬有歸於虛无侍師乞化備歷苦辛結譚丘劉郝為弟兄自相規戒忍諸憂辱其雲遊也常引古詩云三山有侶人情淡四海無家道義深之句得其傳者亦多唯黃房公最先道成我大虛真人得黃房公之傳以授先師紫瓊真人而我師緣督子得紫瓊之道焉凡此言其畧也又如東方朔之於黃眉翁安期生之於羨門子鹿皮翁之於王方平陸脩靜之於孫遊岳陶弘景之於王知遠葉天師之於羅公遠种放之拜希夷處厚之就紫陽富

韓公之於王冲照朱晦庵之禮崔子虛劉志畧交六祖龐居士禮馬師傳大士會嵩頭陀崔相國參東寺會陸大夫見投子陳尚書見睦州慈明依昭陽良遂見麻谷趙霜臺送仰山楊文公見石門李萬卷見歸宗裴相國禮希運子迪叅紫至房孺問國一韓昌黎禮大顛於廣李刺史禮藥山於荆范文正禮古塔主於江東李文和叅石門於京南楊翰林禮惠連於西京張無盡禮雪峰於湖南類此甚多不能悉數是皆王公大人折節而卑禮者也雖然叅有實叅亦有妄叅妄叅者意裏非真實叅則言下悟旨悟旨者進求非真則詆謗詆謗者豈知自毀進求者必成道焉進者更在心堅毀者終為口業口業者雖賢能而失本真心堅者雖愚賤而躋聖位信肯只在眼下學者可不戒之且已仕而聞道也因在仕以濟其道焉聞道而未仕也將假途以成其道焉或隱於仕宦或隱於賤役或隱於城市或隱於山林財之足用則散之也財之不足則求之也唯務道之成何分於貴富貧賤

觀水得道

上陽子示諸弟子曰來手有以語夫汝也且吾嘗而觀夫水焉夫水之道暗合於吾之大道也子不知夫水之道乎抑不知夫水之廣乎則詎得而知乎水之清也耶子來且將以語汝也語汝以水之源者也子學夫道而不知水之源其於道也若有適而不知其舍也則將焉往乎哉今語以水之源其源也懸崖壁立孤峰危峭峻險萬仞仰之則彌萬曠允難測鑽之則彌堅思而不可得瞻之在前見之不可用忽然在後是聖也是凡也是神也是鬼也目如奔電不敢以一窺也深窈窕焉黑漫漫焉須彌山上望之若大海焉此為水之源也故名之曰涅槃境界其中有泉出焉皎皎如甘露滴滴如明珠溶溶似龍涎涓涓似骨髓亦瓊漿之謂也亦酥酪之謂也其始之流也若經乎洪波穢濁待夫兩晝夜旣旋乎三百里比焉而得水也是水之至清者也

是云水之源者也有華池焉有曲江焉有癸穴焉有庚澗焉此水也者其白如銀其清透

底且吾得聞至人之真言也至人曰水之清也中有白金化為黑鉛紛紛如空中雪皚皚若太素烟此水也得先天地一陽之正也此水也不寒也冬溫也不熱也夏涼也熱熱者浴焉思渴者飲焉飲此水者無飢渴之害也無睡眠之惱也無生死之念也子其記之是水也或清或濁濁者遠而清者近也濁也者人飲之而醉也清也者人得之而醒也是水也又流五百里而漏焉當其漏也弗睹也無庸而知也行且一月矣至于萬丈洪崖壁絕之口有月窟焉有子匯焉又有子午谷有金華池於此而復得其源是源之再清也或曝焉而遂注或浸焉如血液或浮焉如素練或料焉如碧潭恍惚杳冥總流而合于溪溪合而會于河也至河則汪洋焉湯湯焉浩浩焉渺渺焉不可測其涯涘也于是時也私謂得其水之至矣而猶有所未至者也於是分徑渭泛五湖沂黃河清流也則行焉洪波也則息焉遨遊而至于大海也乃索焉而驚大海者無邊際也專于一誠戰戰兢兢唯一精純

則不至於喪身而失命子其記之吾復聞至人之言曰大海者天下之水歸焉普蒙莊之鵬運也以六月而一息其息也者則飲于此海也子其記之也大海者人不得而窺其洋也不得而測其深也不得而知其廣也有真人焉吾就而問之真人之旨曰大海者萬谷所以流入者也百川所以歸納者也為江漢之所宗朝者也真人之旨又曰此特其近焉者耳夫知大海之說者水逆流焉大海之水逆流者上接于天河水之逆流至于天河故有一消一息之道焉子其記之也夫水之逆流是水也至者也吾乃今而所以知得水之至者矣夫得水之至者有道存焉子其記之也與弟子曰諾水之至者有道存焉上陽子曰汝來吾復有以語子也且吾嘗而學焉其昔之為學也者工駢儷習聲律窮今古喜註述談性理分是非大而易小而術益不倦于學也私謂為學之至矣而未知其有所未至者也且不知夫世之有真人者也抑不之信世有成仙作佛之道者也我師趙真人從太

濂山脩行來授我以金丹之道并合天河逆流之說吾乃今而所以知為學之有夫至者矣子其記之也水之道未至逆流則不知其極也人之學未聞長生之道亦未為學之至者也夫海之接于天河則知水有逆流之道人之為學而知夫道則知身之可以長久子其記之也與弟子曰諾為學而知夫道則知身之可以久長也是聞一也而得三焉得水之道焉得為學之道焉得長生久視之道焉

見性成佛

弟子問曰天下無二道固則然矣老子之道唯金丹之道金丹之道是性命之道也而達磨西來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此而出金丹之外乎上陽子曰達磨之道即金丹之道也世人根器各有利鈍佛祖慈悲方便立名後之學人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夫何以故智者不明脚跟底實際裏一件大事輝耀今古迥脫牢籠能殺能生一死一活此處既昧則任脚跟走也故云過之愚者不問肉團上有箇無位真人擔荷大事此處既昧却以誦

經念佛持齋兀坐將此而求見性成佛抑何愚哉故云不及曰見性即成佛乎曰傳大士云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夫見性猶聞道而成佛猶成道也聞道須行故上士聞道動而行之見性須脩故雪山脩行積年而證佛位矣有不學不脩而以見性為成佛乎問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又曰見解智識為靈明覺知二者云何而能成佛曰見解智識之性不能成佛唯蠢動含靈之性則能成佛曰異乎所聞敢問蠢動含靈之性為已性乎曰然曰何哉曰然見解智識乃是非業障之性此蠢動含靈乃造化萬物之性人唯不知蠢動含靈之性所以難逃生死迷於涅槃彼見解智識之性以聲色爭愛而為執若妄想此蠢動含靈之性處污穢而有火機大用彼見解智識之性起於六賊門頭日為恩愛纏縛無有休歇此蠢動含靈之性在脚跟後如如不動得大自在古德云地獄未苦裂裂下不明大事是為最苦世人豈認蠢動含靈之性即真佛性悟此真佛則知屋裏自有却非木雕

泥塑故云真佛屋裏坐到此方為見性成佛所以道即心是佛若不悟屋裏真佛即我之真性却認見解智識之性為佛性猶認他姓為我子差的多也所以道心不是佛既悟我之真性即屋裏之真佛則此性此佛猶是四大假合底未及長蘆四會之功所以道非心非佛若悟我性是我真佛分明了也假之而修假之而成所以道見性成佛故雪山四十二年少林九年冷坐實皆為此一段公案者也

上陽子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四

上陽子金丹大要越格卷之十五 夫一

與王祥翁

淨保保赤洒洒是一大事因緣是箇見成公業有大力量容示神通立極造端撐天挂地迥超宇宙獨耀古今無始以來靈光不昧窮劫之際真性常存上聖至人高仙諸佛由此施設由此儀刑所以道三世諸佛也恁麼彌勒下生也恁麼七佛已前也恁麼七佛已後也恁麼西天四七也恁麼唐土二三也恁麼歷代佛祖都恁麼且道古人千般計較都不會安名也不肯立字唯喚作恁麼于細看來無頭無尾無背無面總只是恁麼了也自從達磨西來至于曹溪單提別唱而後天下叢林偉器以恁麼事話會不少就中更無一人肯為他標箇名目若是箇大善知識出來或者脫却娘生袴于未舉先知若是鈍根都教他向人前句裏說心說性尋箇本來認影認光竟無落處到老破賺却去怨相怨佛此輩可深惜哉上陽子只得不惜舌頭為他前聖